

警



BAIHUAWENYICHUBANSHE

老铁著

界



百花文艺出版社

警

老
铁
著

界

BAIHUAWENYICHUBANSHE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警界: 剿黑缉毒长篇纪实小说 / 老铁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2854-2

I . 警… II . 老… III . 纪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705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86千字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9.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剿黑缉毒的长篇小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西北部，黑社会头目司马虎乘我国改革开放之机，打着T城企业家称号大肆走私黄金、贩卖毒品。他所组织的“虎帮”在与众多帮派（金城帮、红团帮、丐帮）的争斗中取得了龙头老大的地位，势力越来越大。于此同时“虎帮”被国外黑社会相中，他们想借“虎帮”打开中国这样一个硕大的市场，来达到其跨国贩毒的罪恶目的。针对国内外黑社会的如此猖獗，我公安部门配合国际缉毒组织派警员打入虎穴，摸清了各帮派活动的地盘、武器装备及贩毒规模、方式、线路等，设计瓦解各帮派势力，在掌握了大量的犯罪证据后最终将国内外走私贩毒集团一网打尽。

作品展示了一场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生与死、正义与邪恶的搏杀，讴歌了中国公安干警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题 叙

一九九八年春末夏初，瑞士的一座乳白色会议大厅里，聚集着亚洲十三国的缉毒组织首脑，在亚洲缉毒总部的主持下，讨论着如何进一步开展世界性的缉毒斗争。与会的各国官员，人人情绪高昂，语言激烈，纷纷控诉毒品贩子们的累累罪行，介绍本国缉毒组织同毒品走私犯罪的英勇斗争。从揭发的大量事实表明，毒品贩子们早已经由国内贩运，发展到国际武装贩运，在每次缉毒行动中，警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有时还相当惨重。在世界范围内的几次大的扫毒运动中，牺牲的警方人员就有三万六千七百多名，而缉拿归案的贩毒分子却只有八千多名。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落网的贩毒分子，特别是几名最重要的贩毒分子，竟被势大财粗、手段狡猾的黑社会组织所营救或赎走。

为了进一步唤起全世界缉毒成员国的重视，加强缉毒的实效，会议中还放映了一部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扫毒行动的纪实影片。

看过电影之后，各国官员又听取了亚洲缉毒总部负责人汤加森上校的报告。这位上校，戴上花镜，用手梳理梳理他那花白的头发，语气平和却一针见血地说：“诸位朋友，诸位先生！听了大家的发言，看了这部电影，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科学的发展，毒品走私已进入一个高技术时代，他们从海上、陆地、天空自由往来，无忧无虑；他们有的拥有最先进的通讯设备、精良的武器和

先进的运输工具，为贩运毒品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使我们缉毒设备最完整的国家，对他们也束手无策。相比之下，我们大多数国家的缉毒队伍的武器陈旧，通讯工具过时，缉私任务很难完成。”汤加森上校呷了一口柠檬汁，用手帕揩了揩脸上的汗水，继续说，“根据资料表明，目前全世界吸毒人数已达到十二亿多人，吸毒者正朝低龄化发展，在中学里，中学生吸毒人数占校注册生的百分之五，最低年龄为十二岁。这是个多么严酷的现实啊！毒品已侵蚀到了我们下一代人的身上，如果不杜绝，世界将为毒品所统治。”说着，汤加森上校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材料，激动地说道，“贩毒集团为什么这样猖狂？因为毒品生意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这份文件表明，在美国一盎司可卡因的售价达八千多美元，为黄金价格的二十倍，哥伦比亚国际贩毒集团头目加查就拥有二十多亿美元的财产，曾雇佣过四千人的武装，保护贩运毒品。据联合国估计，目前全球每年的毒品交易额高达三千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总贸易额的百分之九。先生们、朋友们，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呀！”说到这里，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走向墙壁，按动电钮，墙壁上立刻现出了一幅大型世界地图，他顺手拿起一支金属棒，在地图上的东南亚地区画了个圈说：“以前我们缉毒过分集中于老挝、泰国和缅甸三国接壤的‘金三角’地区。现在世界上的毒品生产有了大规模的发展，毒品制作商们拥有先进的化学仪器，他们可以在行进中的汽车上、飞机上、轮船上生产出高质量的海洛因或可卡因。这种生产，机动性强，便于转移和隐蔽，这就给我们打击贩毒活动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汤加森上校用金属棒继续指点着地图说，“目前，世界上毒品的种植比较集中且规模较大的有四个地区：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玻璃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二是我们刚才讲的老挝、泰国和缅甸王国接壤的‘金三角’地区；三是西南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伊朗的新月形地带；四是

中东的黎巴嫩长谷地为中心的山区。”说到这里，汤加森上校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指着地图说，“此外，在拉美各国以及亚洲的印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非洲的肯尼亚，科特迪瓦等国，近年来也出现相当规模的毒品种植业，就连美国也成了大麻的生产大国；在这些毒品种植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黑社会的组织加以控制，国际缉毒组织每次派去的人员进行工作，都是有去无回，不是被暗杀，便是被他们控制的恐怖集团扣作人质，以交换投入监狱的毒品贩子；因此，每年的缉毒活动，都未能够给予他们以毁灭性打击……”

会议一直开了三天。

在各国与会者离开会场的时候，汤加森上校留住了中国缉毒总部负责人叶剑。

叶剑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缉毒总部的代表，受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缉毒总部的委托到瑞士参加亚洲缉毒总部召开的十三国缉毒代表会议的。叶剑对反贩毒、武装毒品走私、各国在缉毒工作中的力量装备，以及世界各毒品种植区黑社会的分布情况，就像了解自己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样熟悉。叶剑在一九七八年从国家公安部刑侦处调出，参加中国第一届特别警官学校学习。一九八〇年中国成为国际缉毒成员国，叶剑又接受了国际缉毒警官特别训练后，正式调入国家安全局新组建的缉毒总部工作。他历次参加国际缉毒联合行动，都以卓越的战功赢得了同行们的赞颂，在他精心培育下一大批中国青年警官已成为优秀的缉毒警官。

叶剑同汤加森上校，在国际反毒品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来瑞士开会，由于会议日程安排的十分紧凑，两个人未能促膝畅谈，会议刚刚结束，汤加森便留住叶剑，约他来到一间资料室，汤加森说：“这次会议太紧张了，我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共进晚餐，实在抱歉。”叶剑笑笑说：“汤加森先生，这次我们没能共进

晚餐，是意料中的，即便我们单独进餐，恐怕你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汤加森也哈哈一笑道：“叶剑先生你还是那么幽默，那么直截了当啊！的确，将你留住，是有很重要的事情通知贵国。”说着他从一叠文件中抽出一件递给叶剑道：“叶先生，这是美国、香港和英法两国最近在缉毒中获得的情报，其中涉及到了贵国，本来贵国在国际上算得是无毒品国，所以在会议期间没有公布这份情报，因为我不想在老朋友面前说出有损贵国声誉的话……”叶剑简单地翻看了一下文件，然后说：“谢谢你，汤加森先生，能在各国代表面前维护我国的声誉。不过，我们历来不讳疾忌医，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一些国际黑社会组织也在乘机打我们的主意，他们假道我国走私毒品；乘开放之机偷偷开拓毒品市场；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目前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贩毒组织，有的还同国际黑社会有直接联系，对这些我们将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是的，叶剑先生，我十分钦佩贵国缉毒的决心和气魄。的确，有些贩毒集团将毒品假贵国之道进入香港、美国或西欧毒品市场，而贵国的贩毒组织也与上述各国毒品贩子有联系，并且与日本黑社会‘山口’组挂上了钩，贵国贩毒组织购买毒品的经费不是美元、英镑、人民币，而是黄金，可见在贵国这块干净的土地上，也开始了毒品的污染。”说到这儿，汤加森上校将一叠文件的副本交给了叶剑，“叶剑先生，我相信贵国，更相信你们有能力将国内的贩毒分子一网打尽。”叶剑紧紧握住汤加森上校的双手，道：“谢谢汤加森先生，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将国内的贩毒分子铲除净尽，积极配合国际扫毒战斗……我们绝不允许一个贩毒分子，一克海洛因污染我中华大地……”说完，两人并肩走出资料室。

.....

波音七三七客机在美丽的地中海上空飞行。

地中海碧波荡漾，一望无际，就像一块翠绿色的地毯，平铺

在欧洲的大地上，点缀着周围那枯燥乏味的古老城堡，显得格外秀丽诱人。此时，坐在头等舱里的叶剑，无暇观赏这美好风光，十三国缉毒首脑会议的余波还在冲击着他的脑海，汤加森上校的谆谆话语还在耳边回响，“……我相信贵国，更相信你们有能力将国内的贩毒分子一网打尽。”是啊，多么恶毒的毒品呀，多么残酷的现实啊，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重新映现在他们的眼前：

祖国南方某大城市的一条小巷里，横躺着一具尸体，经法医检验，死者是用刮脸刀片切断咽喉断气身亡的，显然是自杀。令人吃惊的是，在死者内衣口袋里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是一个吸毒者，罪有应得。”经调查这位走上绝路的年轻人是个个体户，在一次赌博时输了钱，赢家说照顾他，刺激一下神经，从一个铁盒子里拿出一支特制的烟卷让他吸，他接过烟卷点燃，吸了一口，开始并不觉什么，等吸完一支便觉恶心头晕，不过不大一会儿便觉一股清香沁入肺腑，很快透彻全身，“真舒服！”接着，赢者又让他吸了一支，立刻在他眼前出现了一种美妙的幻景，身体就像腾云驾雾一般，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这种享受。从此，他成了一名吸毒者。每月挣的钱，全部进了贩毒者的腰包。最后落得倾家荡产，靠卖血的钱买毒品。家人以为他得了病，劝他去医院检查，他不肯去。突然，有一天他晕倒在地，口吐黄水，家人将他扶起，他要上厕所，结果一蹲下就拉出了带脓的黑血，家人吓坏了将他强行送进医院。这时，才知道他吸毒已经很长时间了。医院里医务人员帮他戒烟，他受不了逃出医院，流落到南方，因丧失了生活能力，又无钱购买毒品，只落得个暴尸街头，含恨而去。

叶剑的眼前摆出了吸毒自杀，抢劫杀人，因吸毒铤而走险的一叠叠案卷，他忽而掩卷沉思，忽而怒火满腔……他真想立刻回到祖国，同那些贩毒分子，展开一场绞杀战。

波音 737 已经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了亚洲上空，再过三

个小时，就要回到祖国首都北京了。叶剑向窗外望去，只见一朵朵白云在身边掠过，留下朵朵倩影，一片片绿洲在远处频频向他招手。

.....

叶剑刚下飞机，顾不得旅途的疲劳，立即向中央首长汇报了亚洲十三国缉毒会议的内容。回到总部后他立即赶到机要室，询问一号警官打入黑帮的情况.....

目 录

题 叙	1
第 一 章 铁飞出狱	1
第 二 章 千里追杀	8
第 三 章 西部惨剧	19
第 四 章 冷面杀手	29
第 五 章 不期而遇	50
第 六 章 金城探秘	64
第 七 章 初窥毒源	77
第 八 章 钟山二虎	84
第 九 章 义女雪飞	92
第 十 章 比翼“双飞”	104
第十一章 帮首聚会	116
第十二章 秘密策划	125
第十三章 别墅之欢	135
第十四章 雪飞报警	143
第十五章 箭在弦上	155
第十六章 鏖战 T 城	163
第十七章 死里逃生	176
第十八章 黄虎队长	193

第十九章	山本一郎	206
第二十章	山重水复	221
第二十一章	柳暗花明	231
第二十二章	意乱情迷	234
第二十三章	蒙面杀手	259
第二十四章	鬼魅合谋	268
第二十五章	西南觅源	279
第二十六章	毒窟历险	288
第二十七章	宫本矢雄	297
第二十八章	中日联手	305
第二十九章	沆瀣一气	316
第三十章	运筹掣肘	325
第三十一章	金龙升天	335
第三十二章	双飞会面	349
第三十三章	龙争虎斗	358
第三十四章	名存实亡	365
第三十五章	四面楚歌	374
第三十六章	双凤单飞	384
第三十七章	原来如此	394
题外话		410

第一章 铁飞出狱

我国西部，大漠之中有一座高大院墙掩映在一片防沙林中。高墙上不时有哨兵巡视。

火热的太阳照得人们像在蒸笼里，喘不过气来。

今天，大墙内显得格外热闹，有的人用整桶的水冲着浑身的污泥，有的人忙着打点着简单的行装。有的人却在忙着向好友告别。

院内一座木搭的高台上挂着一幅“欢迎走出深渊，重新做人”的大字标语，一阵铃声，忙碌的人们有秩序地坐了下来。狱长高声宣读着刑满人员的名单，台底下坐着的人们一一应声着，顺序地走上了一辆敞篷卡车。

一名狱警走到卡车旁，数着被释放的人员。突然，他大声呼唤：“刘杰宏！”无人应声。狱警连呼数声，仍不见刘杰宏。他只好转身向院内搜寻，只见院墙内的一片红柳下，一个人正蹲在小沙丘旁，一边用手向沙丘上撒着土，一边嘴里叨念着：“老师，徒弟走了，徒弟一定记住您的话。”

狱警急忙走到那人跟前，猛踢一脚道：“喂，刘杰宏，你不想走了？还不赶快上车。”

那人并不理睬狱警的恼怒，向沙丘磕了三个头，才慢慢地站起身来蹒跚地上了卡车，卡车缓缓地驶出了大铁门。

刘杰宏坐在卡车的角落里，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兴高采烈地谈

论着、吹捧着。他想到的是到了前边的目的地——祁安镇，先洗个澡，然后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到车站买一张去T城的车票，早日回到自己的家乡。

刘杰宏坐在角落里随着汽车的颠簸，不由得又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和自小就要好的朋友蔡明。自己入狱后，母亲因气急生病而死。家里便没有了亲人，是蔡明每月给寄来三十元钱和一些衣物。他非常感激这位好朋友，回到家乡首先要看看他。

再有就是自己入狱后认识的一位老犯人——高铁英。他去年因肝病死去了，如今还葬在大墙内的沙丘里。在自己入狱的六年中，高铁英教给了自己很多的知识和技击之术以及做人的道理，他无以报答高铁英对自己的教诲，只有出去后好好照看一下老师唯一的儿子——高金龙。他一个人在金城，老师放心不下，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他到金城看一看，把他带在身边。

颠簸的卡车，让刘杰宏想了很多很多……

刘杰宏是在十八岁的时候，因帮助朋友“拔闯”被判刑七年，押到大西北进行劳动改造的。那年他刚从市体工大队的技击班毕业，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在一个炎热的夏夜，自己的好朋友蔡明鼻青脸肿地来到面前，向他述说了事情的经过。蔡明高中毕业后参加了驾驶培训班，结业后便给一家公司开汽车，这天中午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群“小玩闹”喝得东倒西歪地截车，让蔡明送他们回家。蔡明没有答应，他们便恼羞成怒，对蔡明拳打脚踢，并把车钥匙拿走了。刘杰宏听完蔡明的述说，立刻火冒三丈，放下手中的书，穿上一件运动短衫同蔡明来到停车的地方。那群人正在摆弄着汽车。刘杰宏上前拍了一下一个人的肩头说：“哥们儿，把钥匙拿出来！”那个人回头打量了一下刘杰宏，一声呼哨，其他几个人立刻围了上来。“你想拔闯，也该打听一下我王老四是好惹的吗？”说着乘刘杰宏不注意，一个直拳冲他面部打来，

刘杰宏一闪躲过，用右手刁住对方的手腕，左手一个勾拳打在对方的下巴上，那人“唉呀”一声倒在地上。其他人见势不妙，立刻掏出三角刮刀围上来，刘杰宏看了看，一闪身指东打西，不一会儿便倒下了几个，可是刘杰宏的右脸上却被刮刀刺了一条三寸长的口子。事情没过几天，警察便以流氓斗殴逮捕了他，判了七年徒刑。而对方却没有一个受到刑事处罚。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这是后来在刘杰宏被押送到大西北的时候，蔡明含着泪水告诉他的。他无话可说，因为他无做官的父亲，更没有钱去运动。他忍了。

军人们说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军队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思想。犯人们说监狱是他们的大学校，他们在这里改造了思想，学会了技艺。

刘杰宏来到大西北，他努力让自己去适应这里的环境，他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吹嘘自己是如何的强硬。他瞧不起他们那些鸡鸣狗盗之技，但他总是细心聆听他们讲解偷盗时手和眼的配合。这对技击来讲是很有启发的。一些犯人也时常问起他“入宫”的原因，他不是走开就是低头不语。慢慢地这些犯人们便不再理会他。

在刘杰宏所在的犯人群里，总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注意着他。这个犯人就是高铁英，是这个号的号长。也就是犯人们说的“鹰头”，犯人们都怕他那双青浊的眼睛和骨瘦如柴的双手，只要哪个犯人触犯了监规或无故殴打其他犯人，他使用那双青浊的眼睛盯你一会儿，如果你还不知趣，他再用那双手在你身上拍一下，被拍的人立刻会感到浑身酥软，躺在地上。后来犯人们便叫他“鹰头”或大叔。

有一次，刘杰宏生病，高铁英留下来照顾他，用小匙喂他稀饭，轻轻地拍着他入睡。刘杰宏除了小时候受到母亲这样的爱抚之外，再也没有人这样爱抚过他。可是，母亲在自己入狱一年后

就死去了。他猛扑到高铁英的怀里，叙说了自己的身世和入狱的经过。在相互的信赖中，高铁英也向刘杰宏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高铁英是一个武术世家的子弟，不但精通高超的武功，也掌握了祖传的医术。他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在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后便同一个小白脸跑了。他找到了他们偷情的地方，那个小白脸用下流的语言侮辱他，并当着他的面同那个风骚女人做爱，他咽不下这口气，用手术刀“劓”了那个小白脸，毁了那女人的面容。为此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押到了大西北的监狱。

从这以后，刘杰宏便把高铁英敬奉为师傅，高铁英也将刘杰宏看成自己的孩子。高铁英在劳动之余把自己全部的武功和精湛的医术传给了刘杰宏。

“吱”的一声，卡车停了下来，打断了刘杰宏的回忆。“快下来，到站了，休息一下，自己去买车票回家吧。别忘了把释放证明带好。”武装狱警说完，跳上汽车去了。

祁安镇说是镇，其实只不过有三百来户人家，聚集在一条只有四百米长的土道两旁。据说，这三百来户人家是从各地移民到这儿的淘金者的家属，他们家家开店兼做各种生意，以供往来的淘金者居住和黄金走私者落脚。

刘杰宏住进一家旅社，他洗了个澡，换上从旅社百货店买来的内衣、内裤和一套混纺黑西服，走到镜子前照照，镜面上出现了一个英俊汉子。天真稚气已被刚毅和冷酷所代替，直挺的鼻子下是一张讨人喜欢的方口。他看着看着目光一下盯住了那条三寸长，发着紫红色光亮的刀疤上。他不会忘记这一刀的代价。为它，母亲死去了；为它，自己在铁窗下生活了七年。他看着这条伤疤，心里升腾起复仇的欲望。为此，他要让那些人付出双倍的代价。门被推开了，一个女店员微笑着走进来问：“先生，对我们这个店还满意吗？天气冷，您晚上是不是要一条褥子？”

“好吧，请加一条。”他回答。

“要新的，还是要旧的？”

“如果方便的话，加一条新的。”那位女店员笑着走出了房门。

刘杰宏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服也走出了房门。

西沉的夕阳，只在远处的高山尖上露着半张脸，照在坑坑洼洼忽窄忽宽的路面上。路边的几棵沙枣树在夕阳的余辉里显得更加孤单，从各家的房顶上已冒出一缕缕的炊烟，夕阳、沙枣树、炊烟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塞外风景图。

刘杰宏买了一只红烧雪兔和一瓶塞外香酒，又走到一家卖刀具的商店门口。这里有各种刀剑和各式猎枪，他拿起一把长刀匕首看了看。发现质地、重量均在上乘，便买了十把放在自己腰间，看看天色已晚便回了旅店。他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床上斜卧着一个年轻女人。他怀疑自己走错了房门，正要转身走去，那个女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话说：“喂，过来呀！”

刘杰宏冷冷地打量着床上的女人。只见她美丽温柔，一双妩媚的大眼紧紧盯着自己。刘杰宏点燃了一支烟，问：“你叫什么名字，是谁叫你来的？”

那女人嫣然一笑，道：“你能不能温和点，干吗板着脸，名字嘛不重要！你不是告诉店主晚上加褥子吗？而且还要新的，所以他们让我来了……”刘杰宏知道上了店主的当，立刻觉得浑身燥热，于是他再不理睬那个女人，脱下西装走进了卫生间，用冷水冲了个澡。几分钟后，刘杰宏披着一条浴巾走了出来，他看到那个姑娘竟仰卧在床上，刘杰宏怒目而视，对那个女人说：“快起来，穿上衣服。我是个刚刚被释放的犯人，没有心情寻欢作乐。”

那个女人一动不动，只是那一双眼睛频频作情。

刘杰宏火冒三丈，向床前靠近一步，怒喝道：“你起不起来，你再不起来，可别怪我手下无情。”